

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

黃庭碩

很榮幸可以參加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以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共同主辦的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南京：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這是我首次踏上大陸的土地，所以對於一切看到的事物都感到非常的新奇。儘管本次考察的兩個主要地點——南京與鎮江——是過去我翻閱中古史書時總會不停映入眼簾、並激起無限想像的所在，不過實際走訪在其上時，才總算真正地對這些地方的山川形勝、歷史縱深有了較為真切的體會。

在為期十一天的營期裡，我們一共進行了四天的田野考察，走訪了十幾個具有豐厚歷史意涵的景點：第三天的明孝陵、中山陵、靈谷寺、譚延闓墓、秦淮河；第五天的史語所舊址、明城牆、南京博物館、總統府、雲錦博物館；第八天的古京口大運河西津渡、焦山、蕭梁帝陵、季子廟，以及第十天的棲霞山千佛岩、寶華山隆昌寺，和陽山採石場。而在課程講授的那幾天，我也夥同幾位營隊友人乘著中午的休憩時間，認真地參觀了六朝博物館，以及地處鄰近的江寧織造博物館、毗廬寺，與金陵刻經處。

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要屬第三天的鍾山行。這個位在南京東郊的小丘陵，自六朝以降，便成為帝國政治權力延伸、競逐的場域，乃至於民國。它與南京若即若離、咫尺之遙的間隔，使得它一方面享有一種超凡脫俗的神聖感，成為各宗教派的匯萃地，卻又始終擺脫不了政治權力的不斷介入，以至於我們總是可以很輕易地在許多理當專屬於宗教的神聖空間中，見到各式各樣、當代及後世所層層疊加的政治符碼。例如原建於洪武年間、後被改建為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祭堂的靈谷寺無梁殿，就是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更不要說歷代政要在此建造的各種規模宏大、特色獨具的陵墓了。

鍾山與南京城的關係，是讓我們深思本研習營主題——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的一個最好切入點。猶記得第二天晚上綜合討論時，各組同學們多扣緊王德威老師、胡阿祥老師講演時較為著重的歷史記憶課題，在記憶的可塑性上大加發揮，而使得主持討論的李孝悌老師忍不住提醒大家，南京是一座真真實實存在的城市，在我們貿然進入宛如迷宮般的歷史記憶之前，似乎應該先對南京具體的空間配置有一定的把握，才不會讓討論流於天馬行空。此言就像是當頭棒喝般，讓大家馳騁於空中的思緒迫降下來，開始認真地將「都市空間」這個課題嵌入討論之中。

回想營期中的十場專題講演，儘管每位老師的側重多有不同，討論課題更涵括了文學史、醫療史、經濟史、宗教史、文化史、藝術史、歷史地理等面向，然而每位老師都很用心地兼顧了「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兩大主軸，可說為我們進行了十場深度的學思示範。或許因為如此，再加上實際的考察經驗，各組同學在營期後半的討論，多半能立基於文獻或田野，進行相當程度的推衍，其中也不乏精采的討論。當然，能有這樣的成果，除了學員們自行的摸索與調整外，各組導師也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以我個人來說，便在分組討論時從本組的羅曉翔老師那裡習得許多關於明代南京、乃至於江南的社會經濟史知識，真的獲益良多。（在研習營中聽聞這是第一次推行導師制度，個人覺得成效很好，強烈建議繼續維持下去！）

除了田野調查的實地體驗、聽講時的智識啟發，這次研習營的另一大收穫，大概就是與不同領域，以及不同學術傳統訓練下的學員們所進行的交流。以領域來說，分受文、史訓練的學員們，時常在方法論、研究視角，或者關注議題上產生激烈的交鋒，諸如文史的分界、歷史中的文學、文學中的歷史等等，雙方各有專擅，所以在相互撞擊的同時，也起到了相當程度的互補作用。以學術傳統言，此次研習營成員以來自臺灣與中國二地者為大宗，就個人觀察，中國學員在討論歷史時，比較常站在一個講述自家過往的立場，所以常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些許民族情感；相較之下，臺灣學員則更常站在解構、建構論的角度，挑戰中國本位式的論述，這也是在討論中時常迸現火花之處。撇開個人的價值取向，我覺得只要雙方皆能秉持著理性、包容、多元的心態，這樣的交流，絕對是有助於雙方培養同情的理解的法門。

文末，還想以學員的身分，對於研習的內容、安排給與一些回饋意見。首先，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是，指定讀物與田野考察的扣合度似乎還可以再增強，如果每個田野地點都能有幾塊碑誌，與讀物相比對、印證，甚至於校勘，相信定能讓學員對文字文本有更深入的理解。其次，在景點安排上，某些時段的密度可能太高，以至於不能花更多時間考查單一景點，像是焦山碑林有如此豐富的材料，然囿於時間，只能匆匆看過，深感惋惜。最後，個人覺得各組在綜合討論時的交流、交鋒稍嫌不足，一個可能原因在於每組關注的點有時差距很大，在史料不夠熟悉的狀況下，很難在短時間內針對報告進行深入的討論，若能稍微限定討論主題，或者以幾篇主要材料為主，其他材料為輔，或許討論效果可以更好。以上就是我的研習營心得與建議。也誠心感謝史語所給我這個機會，參與這麼棒的活動，謝謝！